

孙三娘外传

毕士臣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39.8

责任编辑：杨清禄
封面设计：刘庆考

中篇评书
孙二娘外传

毕士臣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125印张 2插页 64千字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40,000

书号 10331·45 定价 0.43元

目 录

第一回	无廉耻恶棍戏良妇 有肝胆豪杰斗丑类.....	(1)
第二回	老狐狸鬼计震官府 小英雄神力护私宅.....	(20)
第三回	施善心始而恩作怨 起恶念终于巧成拙.....	(35)
第四回	怀叵测明找小寡妇 揣杀机暗算大闺女.....	(53)
第五回	拚血本想捞水中月 竭全力欲抢镜里花.....	(72)
后 记		(94)

第一回 无廉耻恶棍戏良妇 有肝胆豪杰斗丑类

诸位有读过《水浒》书的，有看过《水浒》戏的，对“母夜叉”孙二娘这个人物，可算是熟悉了。可是，有谁听过她做闺女时的故事吗？没有？太可惜了！这些故事虽没写到书上，编到戏上，可说起来还是满有味道的。

话说这天中午，太阳象下火，大地似蒸笼，热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十字坡北边的白沙河里，有五个男人在游水玩。其中有一个汉子最为显眼。因他此时脱得一丝不挂，也就无法表他的穿戴。只说长相吧，可又不好讲，因为他丑陋得太特殊了。真是个：气死木匠，难死画匠，恼死泥匠，哭死瓦匠，难做、难描、难捏、难砌的丑八怪。外貌丑连内心的恶都带出来了。看，生就的：你打我砸众人敲的梆子头，死爹嫁娘葬祖宗的苦瓜脸，欺老压幼骂邻居的破瓢嘴，偷坟劫墓想外财的贼眼珠，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扒灰爪子……此人是十字坡上的一霸，姓黑，名得好，绰号灰毛熊。他整日斗鸡玩狗，眠柳宿花，欺小凌弱，鱼肉乡邻。村中人等，哪个不惧怕于他？今天一大早，灰毛熊黑得好带领四个使唤人，进了赌博场。这四人俱有绰号，乃是：独角龙黑大礼，双头豹黑二义，瘸腿狼黑三廉，丧家犬黑四耻。谁知这天手气不好，不大的功夫，就输进去了二十吊。灰毛熊十分窝火。回来的

路上无精打彩、又燥又热，便跳到这河里冲冲火。

灰毛熊黑得好扎了个猛子，露出头来，用手抹了把脸上的水珠。忽然，他的嘴巴张大了，眼睛瞪直了。原来是东边不远处的大桥上，走过来一位穿白挂孝的女子。一身缟素，肌肤如冰雪，面庞似海棠。眉宇间的娇愁羞怯，更增添了几分美色，不亚于带醉的杨贵妃、捧腹的美西施。灰毛熊呆呆的看了一霎，急忙招呼同伙：“哎哎！独角龙、双头豹、瘸腿狼、丧家犬，快来看！快来看！”

独角龙黑大礼懒洋洋地说：“有啥看头！说不定是小寡妇上坟……”

灰毛熊把手一摆：“你懂个鸟！常言说得好：‘女要俏，浑身孝’，我就要这个味儿。刚才在赌博场上没赢到钱，这会儿白捡一个小娘们。上去，给我拉到高粱地里……”

众泼皮纷纷上岸，慌忙间只顾穿上裤衩，来不及穿长衣服，就向那女子奔去。

再说这位女子，真是个小寡妇，年方二十岁，名唤李伴书。婆家在白云阁，丈夫新丧。公婆打她的歪主意，她不肯屈从，今天借上坟之机，逃回娘家去。走到桥上，见西边河水里有几个赤身男人，她便扭脸朝东，快步行走。那年头有句俗话：“有理的街道，无理的河道。”意思是说：街道上讲礼节，河道里少规矩。比方说：男人们若在街上赤身露体，便为大逆不道，会遭到人们的斥责或打骂。若在河筒里赤条条地活动，便无可非议。所以女人们过河，总是装聋作哑充瞎子。李伴书此时只当什么也没看见，想快点走过去算了。谁知还没走下桥头，忽见那群赤膊露腿的男人围上来了，乱哄哄地叫道：

“小娘们儿，别走，歇会儿吧！”

“看看多热人，洗个澡再走也好啊！”

“天热人更热！”

“……”

李伴书吓得“啊——”尖叫一声，撒腿就跑。灰毛熊一个箭步赶上来，拉住了胳膊：“你他娘的，不识抬举，给脸不要，看你能跑出我的手心去！”说着，直往青纱帐里拽。

李伴书扯开喉咙高喊：“救命啊！来人啊……”

灰毛熊心里明白：这桥头离最近的十字坡也有五六里路，眼下正是歇晌的时候，庄稼地里没人，任她喊破天也无人听见。就算她真能喊来两个人，也不害怕。因而越发壮起胆子，喝令同伙：“都下手，快拉！”

一个弱女子，哪里禁得住几个强汉的拉扯，渐渐被拖到一块高粱地边。几个歹徒怪笑着：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“呵呵呵呵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！”

“嘻嘻嘻嘻！”

谁知笑声没落，从高粱地里腾地跳出一人，厉声喝道：“混帐小子们，快放开这大嫂！”

众泼皮回头一看，见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后生，好威武，有赞为证：

凜凜身材九尺，粗腿大膀长臂，
堂堂面孔四方，高额圆眼浓眉。
顶上束发缠黑绸，名为乌云盖顶，
中间扎腰系蓝缎，称作紫雾缠围。

青布对襟短打褂，十三太保钮扣缀，

生绢甩裆灯笼裤，廿八宿星云字堆。

独角龙黑大礼叫道：“这不是孙二良吗？你方才还念同村人的情肠，帮了我们的忙哩，怎么这一会儿翻脸不认人啦？”

那位要问了：“这话是从何说起呢？”原来，刚才在赌场里，灰毛熊把一个外号“吹破天”的赌棍赢急了。“吹破天”耍起无赖：“把我老婆押上！”

灰毛熊岂能怕这个：“有你的。我若输了，赔你个大闺女！”结果又赢了吹破天，立逼他交人。吹破天发怒了：

“媳妇我还没娶到家，怎么交人？娶了再给你也不晚啊！”

灰毛熊怎肯让步：“没媳妇你充的什么能？拿你爹的媳妇也行！”

吹破天听对方骂开了，如何肯让？两人吵吵闹闹，来到大街上，观看的人，有议论他俩都不是东西的，有单单指责吹破天混帐的。吹破天还不服气，拧着脖子跟众人争执。正赶上孙二良路过这里，听了一会儿，可气饱了，走到吹破天跟前说：“拿着媳妇赌博，你是不是人？怎么不办人事？”

吹破天虽说没理，可还嘴硬：“谁要你管！”

孙二良说：“路不平，有人铲；事不平，有人管！”

吹破天还强词夺理：“嘴是我自己的，我爱怎么说怎么说！”

孙二良再也忍不住了，说：“那我就单打你的嘴！”话到手就到，就听“啪”的一巴掌，揍得吹破天立时鼻子嘴里流血。吹破天可成了吹破嘴了……

独角龙认定孙二良是帮他们的忙，故尔这一会儿又提起

此事。孙二良一直扭脸望着别处，不看这些泼皮，嘴里答道：“我不爱落空头人情，谁个帮你们的忙？我那一会儿揍吹破天，是嫌他不办人事。你们若不放开这大嫂，吹破天就是样子……”

独角龙黑大礼狗仗人势惯了，这会怎肯示弱：“我劝你少管闲事！”

“我偏要管！快说放人不放？”

灰毛熊听人传说过：孙二良有些本领。平时只见过面，没交过手，他并不全信。眼下仗着自家人多，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。心想：在十字坡上，敢用这口气跟我说话的人还真不多。不能让这后生开了先例！想到此，便怒骂道：“不放！她莫非是你七大爷子八大姨？要不你为何救她？若再多事，连你也揍个鼻青脸肿！”

孙二良被骂得眼睛冒火，喉咙窜烟：“不要胡说！看我教训你们这群畜生！”边说着，边抽出藏在身后的手，亮出了武器。这武器是十八般兵刃中找不到的，既非矛锤弓弩钗，鞭铜剑链挝，也非斧钺并戈戟，牌棒与枪杈。原是十几棵青高粱秆，捆成一束，碗口粗细。孙二良自名为“秫秸棍”。他舞动起来，风车一般，直朝众泼皮扑打。

那些泼皮破落户，人多势众胆也壮，便迎住厮打。他们看着孙二良打法别扭：他始终是眼睛躲躲闪闪，不敢认真看对手。因而虽将秫秸棍舞得水泼不进，针扎不通，有攻有守，忽进忽退，可还是偶尔能打人，偶尔也落空。泼皮们先是觉得好笑，后来却又渐渐觉得可怕了：没想到孙二良武艺如此高强，竟是无懈可击。而自己一伙不仅手无寸铁，而且赤身露体。正应了一句老俗语：光腚猴打铁——偎不上摊

子。稍一靠近，那秫秸棍打在身上，也够受的；轻者破皮伤肉、血迹斑斑，重者血迸肉飞、腿瘸腰弯。

再看孙二良，竟是越打越勇，但见：

耳听六路，棍扫八方，四面出击，左右逢源。前三路，拨草寻蟒；后三路，击水捉龙；左三路，敲山震虎；右三路，凿石打豹；上三路，云中取雁；下三路，穴里逮狼……

灰毛熊看看难以取胜，便也就近拔几根高粱秆，用叶子缠成一束，舞动儿招试试，倒也应手，只觉：轮劈灵活，撩拨敏捷，进退得劲，吞吐自如。他冲到前面，与孙二良对打，一边使眼色给独角龙和双头豹，让他俩从后边爬过去扳腿。眼睁睁孙二良要遭暗算。被放开的小寡妇李伴书可急坏了：难道这位救我的后生眼睛有毛病？要不然为何老是视而不见呢？

恐怕不光这位李伴书着急，听书的诸位也一定纳闷了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木不钻不透，话不说不明。这里边的缘故需交代一番。

孙二良祖居十字坡。父亲名叫孙老实。这也许是外人送的号，要不，为何跟他的脾气那么吻合呢？他忠厚老实，少言寡语。褒他的人呢，说他贵人不多语，一语值千金；贬他的人呢，说他噙着冰块化不出水，三脚踹不出个响屁来。他地无一垅，房却有几间，只得开个小店为生。谁知，他家人丁不旺，单根独苗，少不了受恶人欺压，同行挤兑，因此，生意十分萧条。他四十岁上还未娶妻。本家近支渐渐看上了他这并不起眼的家业，巴不得他立时死了，好继承过去。不想孙老实有一次因祸得福，娶上了老婆。他生活有了指望，便天天盼望着能生养下儿子，有了后，扎下根，才能支撑门

户，免受欺凌。从老婆怀孕起，他们就盼星星、盼月亮，不知做了多少贵子临门的梦。婴儿落地，竟是双生，一男一女。老两口喜得四只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去了。大的是闺女，取名大姣；二的是小子，取名二良。谁知第六天上，二良得婴儿疯病死了，老两口哭得死去活来，真想拿出自己的老命和小闺女大姣的命，换回二良的命。可是没处兑换呀！万般无奈，只得打掉牙往肚里咽，打肿脸面充胖子，把双生子来个暗调换，硬说是大姣死了，剩个二良，把闺女当成小子养。天缘凑巧，这小闺女自幼就长得：粗胳膊粗腿方脑袋，浓眉毛圆眼阔嘴巴，还真象个小子。尤其是她那举止言行，竟是粗粗鲁鲁，莽莽撞撞，女孩家的温柔全然无有。也许是她天生如此，也许是父母有意调教。反正远亲近邻都没看出丝毫破绽，都知道孙家店里养了个壮小子。几家近支也死了继承孙老实家业之心。

十字坡一带崇尚武术。就连孙老实这样的人也学得一身武艺。只是他宁可逆来顺受，也不轻易出手。人都说他的本事白学了。他自己也觉着带到棺材里有些可惜。等这假小子二良长到六岁，他就教儿子练童子功。二良在这些举动上竟又是百灵百俐，一点就通。不上几年，便把父亲的武艺学光了。他不分昼夜，有空就练。引得一些住店客人围观，他也不害羞、不拘束。客人中有些功夫的，也常出来加以指点。二良无不虚心领教。

这一天，母亲见他练了一会金砂掌，又练劈挂拳，猛劈硬挂，大开大合，拧腰切胯，溜臂挺腹，便把他叫到屋里，说：“别人不知道你是女的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吗？练金砂掌，把手练得钢筋铁骨，将来怎么再做女工？你打的这路拳

也不好看啊！”

二良哭闹起来：“谁叫您让我当男孩哩！既当男的，就别再变女的，学什么女工？有什么好看难看？一个人能老是变来变去吗！”

母亲拗他不过，便依了他。他从此更加大胆泼辣，每逢镇子里有练武的，他宁可不吃飯、不睡觉，也得看个够。打听到十里八乡有高手，他就登堂入室地去请教。就这样，没过几年，他竟学得膂力过人、武艺超群了。

常言说得好：“山有猛虎避百兽，家有强儿父沾光。”孙二良有点名气之后，孙老实受的欺侮果然少了。老两口得到了慰藉，可孙二良还不满足，总想再投名师，更添武艺。

今天，他就是访师回来，刚走到这白沙河畔，闻得女子呼救之声，急忙寻声赶来。起先他避入高粱地内，一边做武器，一边观察动静。他一向行侠仗义，扶困济危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尤其见不得女子受凌辱。可是，当他发现作恶者是黑家的人时，却迟疑了，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说：

“孙二良啊孙二良，你虽有武艺，可身单势孤，要与这家恶霸抗衡，不是惹火烧身吗？趁早拉倒吧！”他转身往地里走了几步，又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呼喊。他停下了，脸上象挨了巴掌，责备自己说：“你学了武艺，不救好人，不惩坏人，要它何用？眼见弱女子受辱，你倒袖手不管，于心何忍呀！要管，管，非管不可！”想到此才出面阻挡了。他到底是个假小子、真闺女，虽则平时不拘小节，可面对一群赤身露体的男人，也羞臊得不敢正眼观看。

被解救的小寡妇李伴书，一见两个泼皮要从这后生背后爬过去扳腿，急忙大喊：“小兄弟，小心身后！”

孙二良闻声稍一打愣，“啪！”头上果然挨了灰毛熊一秫秸，火辣辣作疼。孙二良心想：我再如此，要吃大亏。管他三七二十一，他们既然没羞没臊，不顾屁股不要脸的，就跟牲畜一般了，我正眼看看畜生们的赤身有啥了不得！于是猛然转眼，正望见灰毛熊又举秫秸下狠手，立劈华山打了下来。孙二良轻舒猿臂，横棍一拨，对方攻势应手化解。自己的棍梢疾指其空隙，“嗯！”猛向对方肚子上戳去。灰毛熊躲闪不及，“砰！”正捣在小腹上。秫秸上的箴楂子，刺进暄肉处，如千万支针扎，疼得灰毛熊连声嗥叫：“哎哟！哎哟！好厉害！”

孙二良手里对付着灰毛熊，两眼早已把身后的情况瞄清楚了。要不，怎么叫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呢！他见后边的两个小子已爬到跟前，正要扳腿，便抓住这个火候，来了个连环鸳鸯脚，“啪啪”两声，正踢在独角龙和双头豹的下巴上。两个小子“啊”了半声便住腔了。怎么？下巴骨脱臼，出不了声了，疼得躺在地上直打滚儿。有人要说：“就算疼些，也不至于躺在地上啊！”别忘了他俩刚才是爬着去扳腿的，被孙二良踢得狠了一点，一仰脖一翻身，不就躺下了吗？

灰毛熊到底是灰毛熊，虽说肚子上的伤处疼痛难忍，可他还是咬紧牙关硬撑，后来又发疯般地嗥叫：“独角龙、双头豹，你俩要是人养的，就别充犊种。爬起来，拚了吧！咱爷们啥时候丢过这人啊！”

灰毛熊的一阵叫唤果然管用，独角龙和双头豹狠狠一按下巴骨，爬了起来。瘸腿狼和丧家犬更不敢落后，一齐围攻孙二良。他四人是灰毛熊养的鹰犬，平时除为非作歹外，就是苦练武艺：拿大顶、翻杠子、举石担、练拳脚……个个都

习了一身硬功。灰毛熊一开始就让他们各练绝招，不准雷同，免得被敌手看清招数给一锅端了。此时只见：

独角龙黑大礼使出六合八法拳：轻重交替，刚柔相济，快似闪电，猛如雷霆，攻防灵活，进退敏捷，前遮后拦，左呼右应，凶相毕露，先声夺人：“啊！嗨！”

双头豹黑二义用上了太空拳：克硬制软，补短扬长，开张幅大，收缩度密，首尾交接，左右均匀，前后转折，上下往复。

瘸腿狼黑三廉学的猴拳。他本来就身材瘦小，尖嘴猴腮，加上他模拟猴子的动作微妙微肖，俨然是美猴王转世，孙悟空再生：跳跃旋转快又轻，抓捞勾挂巧且灵，踢打摔拿准而重，滚爬翻腾退再攻……

丧家犬黑四耻，使开了八虎单拳，借用《杨家将》故事，练就八段套路：杨大郎一字埋伏阵，杨二郎双擎紫金标，杨三郎三角鼎立状，杨四郎四面托大刀，杨五郎五佛升天式，杨六郎陆地捉水蛟，杨七郎怒打天齐庙，杨八郎拔地而窜高……

孙二良虽然也看出对方难以对付，却并不惧怕，只见他：

声东击西，指南打北。声东击西，犹如迷雾翻苍龙；
指南打北，恰似浑水滚巨鳌。豪杰心火起，棍棍直
朝头上打；泼皮脾气出，拳拳都向胸前捶。英雄勇
斗众恶棍，强龙偏压地头蛇！

双方打得难分难解。灰毛熊黑得好，并不来与四个泼皮帮手，却趁机去拉小寡妇李伴书。孙二良一见，心慌意乱了，暗想道：我这次动手为着何来？还不是要救这位大嫂子

吗？若让他把人抢走，我岂不是白费一番力气？太冤枉了吧？想到此处，顾不得和众泼皮厮缠，便抢上前去救李伴书。灰毛熊一见，便使出吃奶的劲头，与四个泼皮从两面夹攻孙二良。孙二良这下腹背受敌，再护大嫂，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浑身顿时大汗淋漓，脸上的汗水沔得眼睛都难睁了。他自知不妙，对李伴书喊道：“大嫂子，快跑！”

李伴书见人家为救自己，落到这步光景，实在过意不去，怎肯自顾自跑开呢！所以迟迟不走。孙二良急了，跺着脚说：“你再不跑，我就不管你啦！”

李伴书无奈，这才一步几回头地跑去。灰毛熊本来想去追赶，怎奈被孙二良缠住，脱身不得。他越发恼怒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向孙二良发泄。他使开秫秸，抡劈拨扫，风烈日寒，跳跃狂扑，吼声阵阵。孙二良暂时不再为小寡妇分心，顿时轻松了许多。只见他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闪展腾挪，只在一席之地进退避隐。他舞得棍形如树，环护周身。众泼皮奈何他不得。

灰毛熊无心恋战，心想：还是追赶小寡妇要紧！他将秫秸虚晃一下，向孙二良打去！孙二良急架相迎，开出了对方的秫秸。正要还击，又见四个泼皮的拳脚齐来，他不得不先招架。灰毛熊就趁这个空，撒腿跑出圈外。四个泼皮围、追、堵、截，缠住孙二良，不让他追赶。眼看着李伴书就被灰毛熊撵上了，孙二良急得差点发昏。

正在这节骨眼上，只听得“哗唧”一声水响，从河里跳出一人，到了岸上，一伸手拿起件东西，往这里跑过来。等快赶上了灰毛熊，便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你个丑小子，敢再跑一步，我叫你立时趴在地上！”

灰毛熊闻声回头一看：咦！怎么半路里又杀出个程咬金啊！今天该我倒血霉，那一个打横我还对付不了哩，又添一个更麻烦！他心里虽有些发虚，可嘴还很硬：“你小子是吃河水长大的吗？要不咋管这么宽？”

那人骂道：“你爷爷偏要管闲事！”

灰毛熊哪能吃这个，立时站住了脚步，细看那人：年纪二十来岁，腰细背宽，身高腿长，眉粗眼圆，鼻直口方。手里拿的什么？是衣裳，还是他灰毛熊的衣裳。灰毛熊越发气恼了，抡起秫秸，狠命劈去！只见那汉子将手一抖，那衣裳竟如蛟龙盘柱一般，一下子缠住了秫秸，拉到手里，猛地一拽。灰毛熊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，不得不丢了手。那汉子也便扔下衣裳，两人动起拳来。灰毛熊先扎个大鹏展翅的架式，然后含腰拔背，沉肩坠肘，收胯提肛，吸肚踏足。见对方并不甚防，便连用了虎豹拳的三虎招：夜虎出林，猛虎下山，饿虎扑食。不想那汉子前窜后纵，左闪右避，连躲过三招接着后发制人，趁灰毛熊换招之际，猛使个老僧披衣的招数，将灰毛熊“咣！”摔个脆响，又一脚踩住了他的脖子，喝道：“快叫你那四个同伙住手，不然我踩死你！”

灰毛熊不充孬熊，翻翻白眼不吭声。那四个泼皮慌了，丢下孙二良，赶上来救主人。那汉子脚上一使劲，踩得灰毛熊两眼瞪圆，眼珠几乎蹦出眼眶。汉子喝道：“你四人谁再靠近我一步，我立时把这厮踩死！”

四个泼皮真的不敢妄动了，站在原地，直瞪瞪看着这边。那汉子又说：“你们全都转过身去，大声数二百个数。谁少数一个，就没你主人的命啦！”

四个泼皮起初不甘心这么办。可看看眼前的情势：那汉子

想弄死灰毛熊，比杀个小鸡都容易。还是主人的命要紧。于是慢慢转过身去，数完了数，回头一看，那汉子却不见了，只剩下灰毛熊还老实地躺在那里。四个人这才敢靠近了。到跟前一看，灰毛熊倒剪两臂，被一条裤腿拴住双手。另一条裤腿紧紧塞住了他的嘴。

众泼皮解救主人暂且不提。单说那汉子哪里去了呢？原来，他是先把灰毛熊放在这里，将众泼皮钉在这里，然后悄然离去，护送那刚才被解救的人。他赶了好远，才看到孙二良，喊道：“别忙走，等等我！”

孙二良回头只一膘，立时满面飞红，骂道：“不要脸！”

那汉子先是一愣，暗想：我救了他，他为何不谢我反而还骂人呢？及至稍一低头，才发现自己竟是一丝没挂。刚才情急，忘了这一节了。于是他腰一弓，钻入高粱棵内。

再说孙二良骂过那赤身汉子，心里说不上是一股什么滋味，憋着一口气加快了脚步，急急追了一阵，才赶上那小寡妇，问道：“大嫂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大嫂说：“回娘家。”

“有多远？”

“十四五里。”

“那不行，他们还会赶上你找事的！”

“那……”李伴书没主意了。

孙二良想了想，也无良策，只能失火爬到床底下——挨过一时是一时。说道：“要不，你先跟我回家，等事过后再送你回去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李伴书迟疑了片刻，又望望二良的脸，是一副

诚实相，才点头答应了。这也算：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孙二良领着李伴书，头也不回，直奔十字坡而去。灰毛熊和几个泼皮喘息了一阵，越想越不服气，越想越不甘心，急忙到河边洗了洗身上的泥污血迹，按了按脱臼的骨头，穿上长衣服，又大步流星地赶来。一边跑着，一边纷纷叫骂：

“孙二良，你敢来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里夺食，你真是活腻歪啦！”

“你小子想干地拾鱼，将俺笼中的俊鸟抢去玩，哪有这等便宜事！”

“你快放手，百无话讲。若吞独食，叫你死在俺手里！”

众泼皮的嗥叫，越来越提醒了孙二良：这个窟窿是戳大了！可该怎么办？就此放手吗？那不象把溺水之人救到岸边又一松手吗？多不是个事啊！不能这么办！回头看看，追上来的众泼皮穿上了长衣服，自己便可睁大两眼，面对面与他们对敌了。于是越发放得开手脚，护着大嫂子李伴书，边打边走。到了村子附近，那伙泼皮忽然站下了。灰毛熊黑得好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姓孙的小子，你是个孬种！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叫你家吃不了兜着走，有你后悔的！”

大嫂子李伴书再也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好兄弟，不能为我一人，连累你全家……”

孙二良一边走着一边说：“先别提这些了，到家再商量。只是我父母胆小怕事，请你先瞒着厉害处……”

李伴书毕竟年纪大两岁，想得周到：“纸里包不住火，咱瞒着倒不好……”

孙二良把李伴书领回家里。他家在十字坡最西头，单门